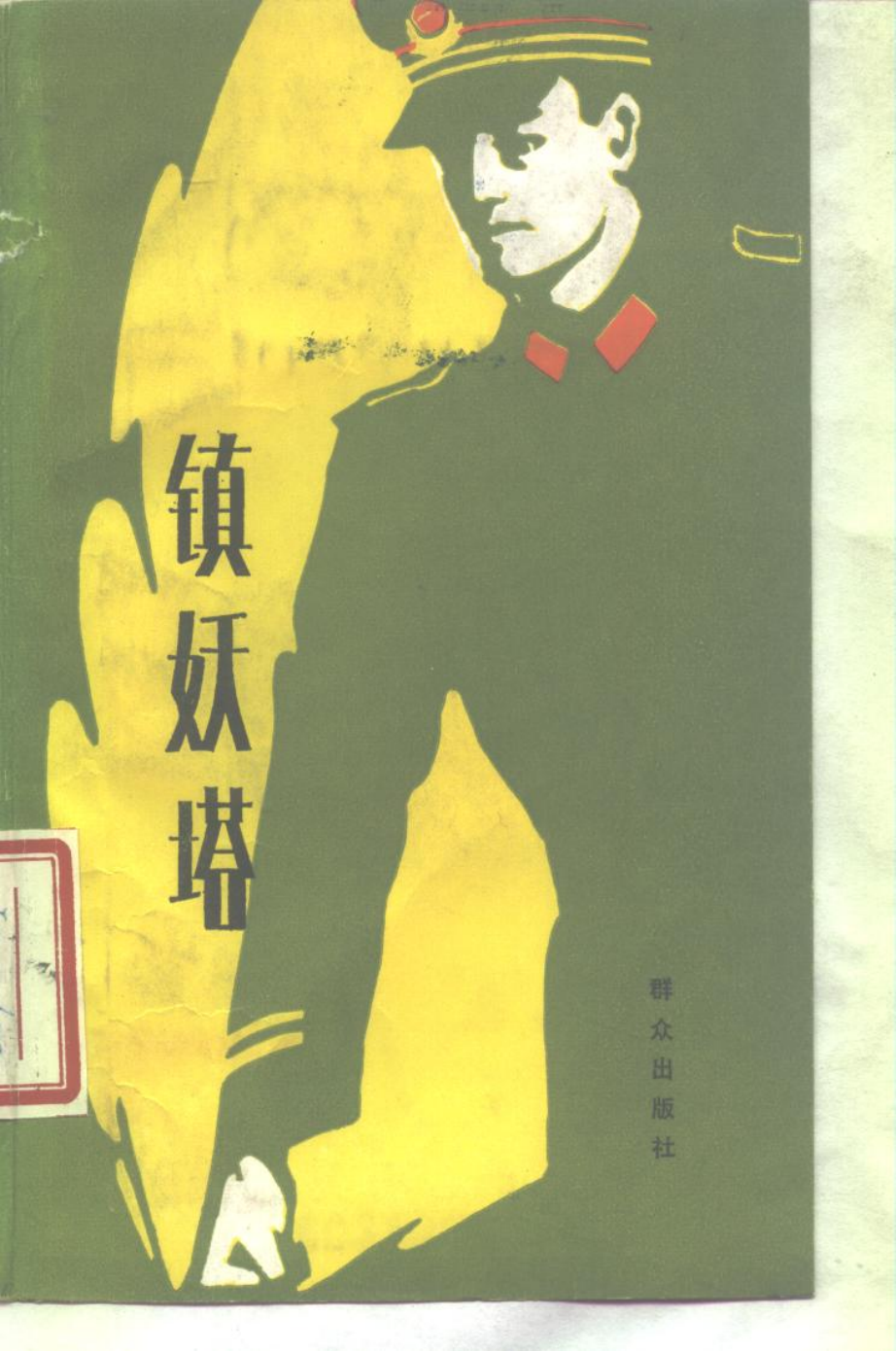


A stylized, high-contrast illustration of a man in a military uniform. He is wearing a dark uniform with a peaked cap featuring a red band and a red star. His face is rendered in white against a dark green background. A large, irregular yellow shape, resembling a flame or a stylized figure, is positioned behind him. The title '镇妖塔' is written in large, bold, black characters across the yellow shape. The publisher's name '群众出版社' is in the bottom right. A small red-bordered box is in the bottom left.

镇妖塔

群众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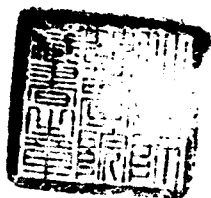
镇妖塔

曹奎春 高歌东 等著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31089

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1031089

镇妖塔

曹奎春 高歌东 等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6.25印张 107千字

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346 定价：0.92元

印数：000001——150,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综合治理中涌现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集，歌颂了民警、保卫干部、治保人员，更有动人的真实爱情的细腻描写。这里有惊心动魄的搏斗，有出奇制胜的擒拿，有烈火燃烧的激情，有崇高动人的爱情。读来亲切、朴实、动人，生活气息浓郁，不失为是一本青少年理想的有教育意义的读物。

7749/0

目 录

镇妖塔·····	曹奎春(1)
在国徽下·····	宋新立(19)
年轻的立功者·····	石 人 河 东(28)
烈火中有这样一块金子·····	高歌东(42)
越不过的高墙·····	刘树朴 黄敬周(56)
警惕的眼睛·····	松梅枫 刘建功(68)
忠诚的保卫战士·····	吕成文 李贵珍(84)
织情·····	永 娟(94)
义务巡逻三十年·····	郑淑英 王汉钦(103)
新灵魂的缔造者·····	刘印泉(115)
假如没有吴师傅·····	封 锐 明 岐(135)
他,又回到了母亲的 怀抱·····	苏文河 尹 峰(152)
崇高的爱·····	李中杰(161)
姑娘的心愿·····	任恩强 马旭光(178)
假若你热爱生活·····	邹一夫(185)

镇妖塔

曹奎春

夏日。深夜。空气闷热。

“喀嚓！轰隆——”响雷低炸，房颠叶落，滚滚乌云象群受惊的野马，卷风扬尘，奋蹄狂腾。

在这暴雨将临、人归犬栖的时刻，淄博市周村区工业公司展销大楼下的暗角里，却钻出个如狗似狼的东西。

它躬身翘头，馋猫盯肉似地瞅摸着二层楼最边上的一个窗口——这里存放着精致昂贵的地方工业产品。

一道闪电，大地如同白昼。啊！看清了，这东西不是狗，也不是狼，是一个人，一个蓬头垢面，两眼闪着凶光的人。

他确信无人跟踪，便直起腰来，紧带挽袖，蹴脚张臂，身如壁虎贴在墙上，嘴，原来他要施展抱壁攀房的本领。

“干什么，不许动！”这出乎意料的喊声，把那人吓得浑身一战，手松脚落。他见身后站着的是个赤手空拳的人，马上恢复了平静。当来人伸手扑向他时，他猫腰从来者的腋下夺路而去。

来人也不善，就象个附身的影子，疾转急追，寸步不离。没出多远，逃者便觉有只大手揪住脖后的领子，还未来得及反抗，那只手便狠劲向下一压，把他按倒在地。

附近厂子里的夜班工人闻讯涌上街头，见一铁塔似的汉子脚下踩着个吱呀乱叫的人。走近一看，人们笑了，捉贼者正是大家熟悉的李松吉。不知谁咋呼了句“看，他多象个镇妖塔！”

塔，高耸挺拔，巍峨壮丽。

塔，不畏风暴，不避寒暑，日夜仰首矗立。

在李松吉身上，不仅凝聚着塔的品格，塔的气质，还因他有一套巧于化装隐蔽自己，善于识别和捉拿罪犯的硬功夫，往街上一站，还真能把“妖”镇住。不说初萌邪念者遇见他心惊肉跳，远远避之；就是那些有“经验”的惯犯、老手来周村作案，也难逃老李的“铁腕子”。无怪他们常常彼此诅咒：“谁不讲哥们义气，让他出门碰上大老李！”

—

周村，胶济线上的大站，遐迩闻名的古埠。

这里工商发达，经济繁荣，五行八作沿街而立，路上行人擦肩接踵，一向为隐踪行窃者所眼红。

还是在祖国上空飘荡着几片乌云的日子里。一天，周村车站派出所民警李松吉，料理完内务独自走上大街，让寒风狠吹那胀得发热的脑袋，他满腔的忧郁不能排解……
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几声悲嚎打断了李松吉的思路。那哭声，在寒冬阴冷的街上，听起来格外哀伤、凄楚！他急忙抬头，见一农村老汉双手抱头蹲在路边啼哭。

“大爷，啥事这样伤心？”李松吉弯下身子，抚摸着老人的肩膀。

老大爷抹了抹涌满泪水的双眼，看清了李松吉身上的警服，“呼”地站了起来，两手紧攥住他的胳膊：“同志，我好不容易凑了几个钱，来给躺在床上的老伴买药治病，谁知还没找上药店，钱就被偷走了……”老人边哭边使劲地摇晃着老李，那意思是说：你是民警，有捉拿罪犯的本事，行行好，帮俺把钱找回来吧！

老李好说歹说，大爷才停止了恸哭。

在得知老人被窃的一霎间，李松吉曾把手伸进衣袋里，可里面是空的——他的钱已经送给两位远方客人了。

那是发生在几天前的事。东去的一列客车离开了周村站，下车的人们涌出站口，便匆匆奔向四面八方。出站口外，只留下一男一女在犹豫、

徘徊。李松吉走近一看，是两个衣着单薄，冻得瑟瑟发抖的人，手里各捧件毛衣在叫卖。

“身上穿的这么单薄，为啥还卖衣服？”李松吉觉得蹊跷，便仔细进行了盘问。原来，这是远地的一对夫妻旅客，所带财物在车上全部被盗，现在他俩能拿得出的，只有各自身上的毛衣了。

确信是真正的旅客之后，李松吉对他们既同情又担心：这么冷的天，卖了毛衣非冻坏了不可。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衣袋——好，自己准备买衣服的十元钱全在里边。

“毛衣不能卖，拿去吧，这钱足够你俩回家的。”老李说着，拉过男旅客的手，把钱塞给了他。

.....

件件窃案，桩桩悲剧，电影似地在李松吉脑海里闪过。他觉得自己面前站着好多人：有恳求帮助查获被盗财物的，有咋呼“砸烂公检法”的，有鼓励他大胆工作为民除害的，有讥笑他软弱无能的……

老李用拳头捶打了下脑袋，想驱散混乱的思绪，不知怎的，那个踉跄远去的农村老人的影子，却始终在缠磨着他，耳边好象又传来了老人哀伤的声音：我老伴治病，就指望那几个钱呀！

公安战士的责任感，激起了李松吉同犯罪分子斗争的决心和勇气。

作为一个户籍民警，李松吉心里很清楚：打击流窜盗窃犯不是自己的正式任务；再说，当时行窃作案的，多半是些响当当的“造反派”，戳捣这些“时代英雄”，要担风险的，被扣上个打击“造反派”的帽子，吃不了得兜着。这些东西都吓不倒李松吉。他觉着，与其坐视人民受害，还不如自己为囚。有了这种精神，老李还怕什么呢？

真巧，就在李松吉管辖的户口区，大白天有两户人家同时被盗了。这可把老李气火了！接到报案，他立即到群众中进行调查，发现某鞋厂有个可疑的线索。

这个鞋厂在周村邻区，相距四十来里。当时社会上那种混乱劲，异地破案困难是更多的，弄不好就会受围攻，被斗挨打是常事。

为防万一，李松吉找了个帮手协助，当天就搭车赶往那个厂里。他这闪电般的侦察行动，给盗窃犯以措手不及。那家伙还没来得及销赃，更没能纠集同伙反扑，就被老李他们抓获了。

甭说老李心里多痛快，跑了一天带半宿，身上没一点倦意。爱人问他“吃饭来没”，他才想起肚子饿。可不么，他整整一天没尝到饭味了。

二

珍珠，如果把它放在污泥里，有人就会觉得

它连鱼目都不如。在那“史无前例”的年月，李松吉出的力越大，头上的帽子就越多：什么“不问政治”、“不服从领导”、“是非不清”、“盲目蛮干”等等，一句话，这人“路线觉悟低”，对他靠不住的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在我们的国家里，“识珠者”还是大有人在的。当时的周村公安分局局长张亿万、刑警队长张修福都看中了李松吉。是他们一瓢清水泼下去，洗净了“珍珠”上的污泥，让它露出了本来的面目，放出了奇异的光彩！

一九七五年冬，领导上决定调李松吉到分局刑警队当侦察员，专管打击流窜盗窃分子。这一来，老李如鱼得水，似鸟腾空，长期积于心头的怒火，终于得到了喷发的机会。

新侦察员上任不久，周村的大街小巷里就不断传出了李松吉为民除害的故事。

有位老大娘在市场上买好了菜，一摸兜钱包没了，没等她喊出口，老李就一手抓着扒手，一手把钱包递给了她。

商店门前放下一辆未上锁的自行车，一个家伙骑上就跑，没走多远，老李把他揪住了。

一个旅馆的工作人员，携款百元到周村买东西，不慎钱包被窃，几天后老李便主动找上门，把款如数归还失主。

.....

这些近似神话的奇迹，讲之神悦神快，听之

生动有趣。然而人们哪里知道，我们的侦察员同志为创造这些动人的事迹，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啊！

初到刑警队那阵里，李松吉一大早就爬起来，在外转一天，跑的腿疼腰酸，回得家来常常是两眼茫茫，两手空空。

“你的斗争对象，是些行踪隐蔽、诡诈狡猾的东西，但他们也有一般的活动规律，掌握了这些规律，就等于抓住了他们的尾巴……”队长张修福是个有经验的老侦察员，他恨不得把自己的本领全教给李松吉。

“对，黄鼬钻鸡窝，苍蝇叮垃圾，流窜犯偷钱、摸物、耍流氓，肯定好到那些人多、物聚、秩序乱的地方去。”李松吉开始了猎手寻踪般有目的的侦察。

他终于发现了犯罪分子最眼红的那些场所和作案时机……

找到了兽路，不等于能擒住刁狼。扒手行窃发生在眨眼之间，要不失时机地抓住他的手，必须是在行窃之前就能识破其嘴脸，紧盯不放。在这上面，老李是下了一番功夫的。

开始，他看到行迹可疑的人就跟踪监视，跑了半天还是个假的。也有看对了的，但三转两晃又不见了。

李松吉是个急性人，哪受得了这样的“捉弄”，连队长说的“识别与跟踪罪犯，是侦察员

的硬功绝招，短时间很难掌握好”的安慰他的话，也觉着是对自己的讥笑和讽刺。他的想法很简单：让罪犯在身边逍遥，是侦察员的最大耻辱；看着罪犯从自己鼻子底下溜掉，他就是个无能无为的草包。

李松吉以奇异的目光观察着每一个新抓来的流窜犯，审讯也变得“复杂”起来，以至连与案情“无关”的内容，也问得那样仔细、认真。经过一番泼墨润饰，一个流窜盗窃犯的丑像终于被李松吉画出来了……

人大约都是这样，当他刚投入一项新的工作的时候，仿佛置身于一个陌生而奇妙的世界——模糊，空虚，急躁，拘谨，浑身净劲不知该咋使。一旦他掌握了这项工作的规律，就象夜空里突然亮起盏明灯，刹那间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那么清晰、真切，既看得见，又摸得着。这时，他就会高兴而吃惊地说：“啊！原来是这样的。”

一个冬日的傍晚，李松吉到了周村东门外，见一背提包的大个子青年和一个修鞋的唧咕了一阵，又找了个赶驴车的啦扯，还接连走了好几个水摊。“他一不修鞋，二不喝茶，到小摊上串游，是想干啥？”李松吉装作修鞋走到小摊跟前，一询问，知道那人想要推销粮票和衣服，便悄悄盯上了。

背包人在街上磨蹭了很久，李松吉始终在暗处“陪着”，直到夜里十点多，他才走进长途汽

车站的候车室。

老李随后跟进去，那人不见了。仔细一搜寻，噢，原来他已化装了，正混在旅客中装没事的。这一来，老李更相信自己的判断了。

象狡狐嗅到了猎枪的火药味，李松吉的出现，引起了背包人的警觉。老李问他是哪里人，要到哪里去？他只字不答，起身往外就走。出门后见老李还跟着他，猛古丁举起背包狠狠打去，一扭头撒腿便跑。老李躲过背包，紧追不放，心里话：只要现了原形，就得给我留下！

别看他年轻个子大，讲腿上的功夫，可比不了老李。眼看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，连喘气的声音都能听见。那家伙急了，“哐啷”撞开一家院门，“吱溜”钻进个夹道里。李松吉瞅准目标，来了个“饿虎扑食”，那人见势不妙，手扶墙头，纵身一跳，“噌”地蹿上了屋顶，回头还冲老李喊：“有种的上来！”

“你等着！”李松吉做了个上房的假动作，那家伙慌了，打了个滚跳到邻院里。他俩一个前面翻墙，一个后边越壁，一连窜了好几家子。

最后，老李把他赶到一条胡同里，那家伙跑着跑着突然来了个急收步，黑影里只听“嗖”的一阵风，一根茶杯口粗的木棍照着老李头上打过来，“喀嚓”一声棍子落在地上，又蹦起老高。好险！要不是老李早有提防，急闪疾躲，这下子很可能就被放倒了。

见连耍几招都甩不掉老李，那家伙豁上了。他弯腰想从地上摸石头决一死拼，可没能直起身，两只铁钳般的大手，便狠狠地拌住了他的脖子。

三

一个偶然的事件启发了李松吉。

有天中午，在周村饭店就餐的一女青年钱包被盗，老李问丢钱的经过，旁边一老人说：“刚才在窗口买饭时，有个二十多岁、白发、噘嘴、耷拉肩的青年人，在她身后站了一霎就不见了。”

听了老人的介绍，李松吉的脑海里立即闪现出周村新建路上惯犯董某的影子，便迅即跑向其住处侦察，结果，在离董家不远的公共厕所里发现了他，那家伙正在从皮包里向外掏钱，准备毁灭销赃呢。

这事经在别人身上，很可能高兴一阵就过去，老李是个有心人，想得就多了：“董案之所以破得既准又快，是因为自己与其打交道多，印象较深的缘故。如果能把常在周村地区作案者的姓名、年龄、相貌、特征和职业、住所都装在心里，破起案来不就容易多了吗？”

一项艰巨的“工程”开始了，李松吉不分白黑地串街走巷，一面侦破案件，一面到群众中调查摸底。

一年、二年、三年……材料积了厚厚的一大本，情况装了满满一脑子。现在，凡发生在周村地区的盗窃案件，只要你能大致谈出点作案人的特征，老李一般都能找出可疑的线索，按照他提的线索去侦破，十有八九是成功的。

李松吉夜间巡逻抓住了几个偷瓜的，审问中得知夏侯静、杨长英领一伙人在周村活动。在老李的记忆里，这是邻区的两个正在劳教的惯犯，一定是偷跑出来的。他一面把两犯的年龄、相貌、特征赶紧告诉了堵截点，同时自己也投入了对他们的侦察活动。不久，杨长英与其同伙刘迎春就被堵截点抓住，主犯夏侯静也落到了李松吉带领的追捕小组手中。

“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。”在依靠群众侦破案子中，李松吉才真正领会了这条真理的含义。

他想，光靠公安人员单枪匹马地战斗，手眼总是不够用，如果广大群众能够行动起来，到处都有警惕的眼睛，犯罪分子就寸步难行。于是，李松吉又着手搞第二项“基本建设工程”。

先是在犯罪分子活动较多的场所设上“警报点”；又在街道、商店、旅馆、厂矿中培养治安积极分子；得空还向群众宣传每个时期犯罪分子的动向、活动特点和作案手段，使大家警惕不懈。

这招很灵验。分布各处的治安积极分子，象安在李松吉身上的无数只眼睛，又象直通李大

脑的根根神经，哪里有什么动静，他都能随时知道。这一来，他就变得“神通”多了。

有个穿着讲究的人，到一老大娘水摊上喝茶，悄悄向她打听周村的集市管理和物价行情。他一走，大娘就把这告诉了老李，老李安排说：“如果再见了，你就稳住他。”

不几天，那人果然来了，还带着个中年妇女。他们问大娘：“要衣服不？便宜！”大娘假装害怕地说：“这里不方便，咱到家里商量吧。”

他俩正想找个存身处，就把寄放在车站上的七个提包都拿到大娘家里。然后男的空手上了街，女的带着部分衣物去赶集。

老大娘立即托人与李松吉取得联系。老李得信迅速行动，很快就把他俩抓获了。

原来这是鬼混在一起的两个盗窃犯，提包和衣物，是刚从益都火车站附近居民家里偷来的。

四

对李松吉这座“镇妖塔”，人民群众拍手叫好，犯罪分子却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在周村，斗不下大老李，就甭想有好果子吃。”为争块活动地盘，他们向李松吉反扑了。

有天夜里，李松吉很晚没回家，爱人哄着孩子躺下了，“喀啦”一声，一块大石头砸烂了窗上的玻璃，吓得全家好久没睡着。